

戴國輝全集

1

「史學與台灣研究卷二」

境界人的獨白

戴國輝全集

1

史學與台灣研究卷 · 一

◎境界人的獨白

戴國輝全集 1

【史學與台灣研究卷一】

著作人	戴國輝
策劃／總校	林彩美
編輯製作	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 10048台北市中山南路11號6樓 02-2343-3142
編輯委員	王曉波 吳文星 張錦郎 張隆志 陳淑美 劉序楓（依姓氏筆畫序）
主編	封德屏
執行編輯	江侑蓮 王為萱
美術設計	不倒翁視覺創意
出版	文訊雜誌社
發行人	王榮文
發行所	遠流出版事業股份有限公司 10084台北市中正區南昌路二段81號6樓 (02) 2392-6899 http://www.ylib.com
排版	浩瀚電腦排版股份有限公司
印刷	松霖彩色印刷事業有限公司
初定版	民國100年（2011）4月
定價	全27冊（不分售）精裝新台幣16,000元整
ISBN	978-986-85850-5-8（全集1：精裝） 978-986-85850-4-1（全套：精裝）

◎版權所有，翻印必究

獻辭

◎ 林彩美譯

獻給吾妻林彩美
最佳的理解者及協助我最多的人

我不是「台灣史的歷史家」。

我是要把台灣史放在中國史（而且是亞洲史、世界史）之全歷史過程中正當地定位，以此再構築「中國史像」，是我的目標。

作為住在日本的客家裔台灣人（更是中國人）學者，有明確的責任參加我自己，以及自己家族所生存社會的改善。

隨便任由激情做出強硬言行，與努力保持最高的學問水準並追求最高的知性，兩者之間有所不同，我是明辨自知的。

戴國輝

序

◎ 王作榮（前監察院院長）

亡友戴國輝先生生前是我的至交好友之一，也是最受我尊敬的歷史學家之一。他剛正不阿、誠實不黨、進退有節、行止有方，是我常說的現代中國傳統知識分子，現在兩岸都少有這類人物了。

其夫人林彩美女士窮十年之功力，收集、編輯、出版國輝兄之遺著，藉以流傳後世，嘉惠後學，其精神、毅力、夫婦情誼，尤足以令人肅然起敬，受到應有之尊敬。作榮忝在知交，際茲《全集》出版之時，理應寫一長序，向讀者介紹此《全集》之學術價值，與對世事之文化影響，無奈老病侵尋，無論體力、腦力、思考、運筆均已力不從心，走筆徒無手奈何而已。僅能作一短文，聊抒鄙意，敬祈各方大雅君子諒之。

王作榮謹序

2010年9月30日

序

◎ 林彩美（戴國輝夫人）

2002年4月15日（戴國輝70冥誕）舉辦戴國輝逝世一周年追思會的同時，出版《戴國輝文集》（遠流出版公司、南天書局）共12冊以茲紀念。

2005年4月15日在中央研究院傅斯年圖書館舉辦戴國輝梅苑書庫入藏中央研究院人文圖書館儀式（從此改稱戴國輝文庫，詳細請參照《戴國輝先生梅苑書庫入藏中研院人文圖書館紀念冊》，2005年4月15日；或《傳記文學》第86卷第5期，2005年5月16日的拙文與相關文章。）

一份必達的使命：出版《全集》

有些朋友認為戴國輝的事情已告一段落，好意建議我今後要做自己想做的事，去過自己想過的人生。我只遜謝。因為對我來說所完成的只有前半段，還有後半段更艱難的工作刻不容緩等著我去進行。那就是《戴國輝全集》的資料蒐集和編輯完成，出版才算告一段落，那時候就可以海闊天空任我遨翔。

戴國輝在1996年要從立教大學文學部退休，計畫搬回台灣定居之前，文學部職員金安榮子女士熱情細心為戴國輝編好1964至1995年的著作目錄（包含單行本以及散見於各報章雜誌與收錄於他人著作中的論文、時事評論、書評、隨筆、座談、演講等）。我在準備出版《戴國輝文集》與整理藏書以捐贈中研院的忙亂過程，又陸續發現很多戴國輝親手註明「保、保留、保存」的中日文期刊，與刊登戴國輝文章的中日文剪報等，每有發現即隨手檢拾存放一處。經過記錄、核對，發現有前述著作目錄未編進去的文章和1964年之前與1996至2000年的文章，未發表的遺稿與碩士論文等，字數頗多，加上日文專書著作未譯成中文部分共約有二十冊之多。

戴國輝是1931年出生，自小學至初中二年級完全以日文受教育，不巧又碰上皇民化運動極狂暴年代，母語的客家話只能在家庭內聽與講，而不會看與寫，被迫過著語言的二元性生活。光復後雖然搭上學習北京話的熱潮拚命學習，但已失去人生學習語言的黃金時段（中小學階段是語文奠基的最佳時機），這個挫折並不小，令他始終惋惜救不回中文底子的貧乏。

1955年出國留學，預定先赴東京、代替其父探望光復後未回台的二哥。再轉美國研究農場經營學，然後回台工作（參照《戴國輝全集15・吳濁流的世界》）。卻陰錯陽差，在日本一待就是41載（先是與台灣留學生開辦讀書會並組織東大中國同學會而上了黑名單、又被註銷了護照。後來是為了研究的自由與養家餬口之故。）這期間他雖然長年訂閱數種中文期刊、報紙並閱讀中文書籍，但是學習、研究、教學、寫文章都以日文為主。因此1996

年搬回台灣之後，由於需要，所以年過65又開始認真嘗試以中文寫作。家裡的書房牆壁到處貼著隨時在書本、報章抄來的佳句與時尚語詞，註上發音，反覆唸讀。寫好文章就要我讀，像小孩斜著頭期待誇獎與肯定，頻頻問：「我的中文進步很多了吧？」

回憶這段往事，他那份執著與用功，使我暗自下定決心，要替他把《戴國輝文集》之外的日文專書著作與文章譯成中文。加上中文的文章鉅細收齊，依類編輯出版中文全集。閩南語有句俗語「睛盲不畏槍」就是指我這樣的人吧！我竟然也不知天高地厚，竟敢立下如此宏願，我是否太輕信「天下無難事，只怕有心人」？待我籌齊大致可出版全集的費用，便大言不慚向外放話要出版全集之消息，逼使自己處於破釜沉舟、無後退之路的處境。但我沒有悲愴，反而樂此不疲。

也曾經有學者與朋友，愛惜戴國輝的日文優美、涵義深邃，建議以原文出版，以保持原貌原味，避免太多錯誤而有傷品質。我不是未動過心，如以原文出版的確省事，而且也符合我已盡到利用我有利的立場，替戴國輝把散落的著述聚集在一起的目的。但想到他之所以要搬回故鄉、在日41載即便被註銷護照，也堅持不放棄做中國人的權利、回台後埋頭努力學習中文寫作的熱情，以及數十年看著他嚴謹不妥協的治學與生活態度，珍惜寸秒光陰堅持寫作。雖然他過世前未曾留隻字半句遺言，不忍他孜孜積累的成果散佚，我逕自認為他想讓1億的日本人讀他的著述，他更希望13億中國人（包括華僑、華人）讀他的著述。再者讓他還想寫、還想講而未及寫出講完的，因有此《全集》讓後進俊彥來接棒研究，更發揚光大，則他的萬縷遺憾也可減到最小。

何況又有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1970至1988年）的夥伴提議，不妨以日文出版精選集，我欣然接受此寶貴的意見。希望《全集》出版後，如有餘力，也可著手日文精選集的出版，讓日本人也重溫戴國輝的諄諄諍言。在這中日關係暗雲密布的今日，他識時務的忠言仍鏗鏘有力。

戴國輝的研究核心：台灣通史

1966年戴以《中國甘蔗糖業之發展》獲得東大農業經濟學博士，受東畠精一老師的引薦，成為第一個以外國人身分進入亞洲經濟研究所工作的研究員。開始嘗試研究台灣農業，並嘗試以台灣為出發點探究近代中日關係史。當時的台灣政治氣氛使台灣島內研究者以研究台灣史為禁忌，不敢公然碰觸。而日本學界視大陸中國為「正在升起的明日之星」，一邊倒向研究中國大陸蔚為熱潮，趨之若鶩，台灣史研究乏人問津。戴國輝深深不以為然，因為他認為日本近代對外出兵（1874年的「台灣出兵」開始），侵略中國、朝鮮、亞洲，是以台灣為起點，怎可跳過台灣不管？他著手研究台灣史、台灣問題、華僑史、華僑問題。在這些專題研究方面均出版專著。1970年，有三位東大研究所學生，宇野利玄（已故）、松永正義（現一橋大學教授）和若林正文（現東京大學教授）來找戴國輝表明研究台灣史的願望。受這些熱心的學生們再三的懇求，戴終於答應出來主持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會名一開始為「東寧會」，後來改成「後藤新平研究會」，每月聚會一次，向會員發送會報，最後改名為「台灣近現代史研究

會」：1978年4月30日發行《台灣近現代史研究》創刊號，終刊號發行於1988年10月30日，共計六期，同時解散該研究會。）

研究會的共同研究題目，1930年發生在台灣的霧社事件就是其中之一，此成果由戴國輝編著成《台灣霧社蜂起事件——資料與研究》（社會思想社，1981年6月30日；中譯本上下冊，魏廷朝譯，國史館，2002年4月，同時收進《戴國輝文集》出版，引起日本學界的關注與肯定。戴在台灣史研究不但起了帶領作用，也掀起了台灣史研究在日本的一波波漣漪。

戴國輝研究中國農業史、中日近代關係史都是以台灣為突破口，因為台灣是他出生與生活的歷史基礎，他能切膚感到它的血脈流動。而以往的「正統」歷史研究都以王朝興衰、中央權力鬥爭為中心，從中央帶地方，這雖有利總體的觀照，但欠缺基礎的透視，所以他執著從邊緣向中心，從小向大，從「異端」向「正統」的治史態度，以此整理歷史、分析歷史、解釋歷史，以彌補中國總體史之盲點。台灣近現代史研究會未設會章，只有三點共識：（一）不忘初衷與不預設結論，治史態度始終如一；（二）不拘泥於「正統」；（三）不涉政治。以上三點可為戴國輝治史態度憑據。

戴國輝研究台灣史、中日關係史、客家問題、華僑史、華僑問題、霧社蜂起事件、二二八事件……他曾揶揄自己正在「漫反射」，其實他是有意識地從邊緣射回中央，他最終想寫的是台灣的通史。

他畢生的努力也是為建立良好的中、台、日關係而著書立論，他認為歷史不能遮遮掩掩，應攤出來一一探討，加害方應道

歉、賠償；被害方應記取歷史教訓，可恕不可忘，才不致重蹈歷史覆轍。戴主張我們要知日，而不是媚日，也不是抗日與反日。要探討如何從血的教訓中，建立中日友好關係和東亞永恆的和平，也必須建立從台灣看近代中日關係史的新觀點。

最後，由衷感謝中研院史語所等相關各所襄助《全集》出版經費，遠流出版公司王榮文董事長對出版《戴國輝全集》的熱心支持和對戴國輝義無反顧的情義相挺，文訊雜誌社不計盈虧、見義拔刀相助，於2008年底代為挑起重擔，步履鏗鏘、踏實往前進，封德屏總編輯、江侑蓮、王為萱正副執行編輯夙夜匪懈，竭誠付出，張錦郎老師嚴緊督促，王曉波教授、吳文星教授、林水福教授、中研院研究學者劉序楓先生、張隆志先生，以及陳淑美女士等，暗中為《全集》賣大力。譯者諸兄姊的努力和日文審校、校訂的諸位先生女士們的貢獻，在此我也要特別表達深深的謝忱。

對於我的家人十年來有形無形的付出與全面支持，並讓我「為所欲為」，也要深表感謝。

序：戴國輝與我

◎ 王榮文（財團法人台灣文學發展基金會董事長）

因為宏正兄的推介，1985年遠流出版了戴國輝的《台灣史研究——回顧與探索》。不久之後，老戴也擺脫了黑名單的流放生涯，可以回來故鄉。從此，我們的生命中有了彼此：老戴需要我介紹新朋友加速他重新認識闊別17年的台灣，我需要老戴幫忙打開認識日本出版之窗。

當時金石堂書店汀州本店開張不久，我的住家和公司恰好就在樓上，老戴只要回到台灣，大概就會到此看書聊天。後來索性就住在遠流悶熱的閣樓寫作。有一張照片記錄著他和張昭鼎和我在金池塘喝咖啡。彼時周正剛、曾志朗、詹宏志也會在此與他不期而遇。有一年他還特別邀請岩波書店總編輯來台北和我們幾位年輕出版人座談。這位老編輯的一句警語至今仍常繞我心頭：「我很害怕我的讀者跟我一起老了。」

1980年代我也常陪他去聽幾位黨外明星的演講，幫他蒐集研究台灣的史料。我也和他到過後火車站去看彼時盛行的脫衣秀，這位大教授美其名為「社會考察」。透過認真的第一手接觸和長期的學術思索，戴國輝寫出一篇篇擲地有聲的文章。1989年遠流

翻譯出版了他的岩波暢銷新書《台灣總體相》。1992年他和葉芸芸女士合著的《愛憎二二八》出版。從甘蔗糖業史、華僑史、霧社事件到二二八事件的研究，從自我認同到台灣主體性的提出，老戴在台灣史研究覓題開疆上已建立先行者的地位。

1996年戴國輝帶著六萬多冊的珍貴藏書搬離東京，定居台北。他到總統府上班，希望自己的專長有所貢獻、能發揮影響力。我與他喝酒聊天時不免聽他發牢騷說志向。可惜這一代的知識分子受困於統獨藍綠各種政治標籤，老戴的學術思索終究無緣得到公正客觀的對待。

老戴也許就帶著些許的遺憾，2001年離開了塵世。這十年來他的妻子，我敬重的大嫂林彩美女士，為了讓老戴一生努力保存的史料、他一生的學術思想有最好的歸宿和繼承，可說不畏艱難險阻、千金散盡不達目的不罷休。她讓梅苑藏書留在中央研究院照顧更多年輕的台灣史研究學者，她希望《戴國輝全集》能完整地呈現她先生所有的中日文創作，讓後人能窺老戴思想之全貌。

林彩美女士的志向感動了我。在遠流和文訊雜誌社的持續努力之後，27冊的《戴國輝全集》終於要完工出版了，《全集》提供了老戴要如何被蓋棺論定的所有材料，不過那是老戴和後世評論家之間的事。我關心的卻是這段出版因緣，彰顯了老戴夫婦的情深似海。我要向林彩美女士致敬——她愛戴國輝，也愛他的志氣，她選擇了一個特別的方向——十年辛苦不尋常！

編輯說明

- 一、【戴國輝全集】（以下簡稱【全集】）收錄歷史學家戴國輝從1955年赴日研究農業經濟與歷史以來，至2001年之46年間的作品，包括已出版之專著及未結集單篇文章、未刊文章。（其原著為日文者，加以翻譯，以中文呈現。）
- 二、【全集】計27冊，依主題及形式分卷，各卷冊數依作品數量而定，依序為史學與台灣研究、華僑與經濟、日本與亞洲、人物與歷史、文化與生活、書評與書序、採訪與對談共七卷。
- 三、【全集】中，《台灣總體相》、《愛憎二二八》、《台灣結與中國結》、《台灣史探微》、《台灣近百年史的曲折路》，《台灣史對話錄》、《愛憎李登輝》、《中國甘蔗糖業之發展》、《華僑》、《我們生涯之中的中國》維持原書之編排，其餘文章則依性質重新編輯。
- 四、以原書編輯之各卷，依原作品集（以下簡稱「原集」）出版先後為序，各卷書末附有他人評論戴國輝的書評選文。原集如係重新編排者，依文章性質分別歸入適當卷別，以文章發表日期為序，文章第一次出現時，文前附有原集目次，並註明各文重編之卷別。

五、各卷所收文章，以不重複為原則：原集部分，同一文章，原收錄於多書時，《全集》僅收錄一次；未結集部分，文章發表後經增修而再發表時，以最後一次所發表者作為定稿編入，排序則依首次發表時間，同時於文末出處註明原發表時間及增修原委等。原書之附錄，如有與其內文相關，則斟酌留存。

六、《全集》的最後一冊為「別卷」，內容包括：戴國輝照片、小傳、生平年表、日記、重要評論選篇、評論目錄、全集總目（包括27冊目錄、已出版書目及提要、未結集及未刊文章）、篇目索引（未結集及未發表篇目中文筆畫索引）。

七、戴國輝未結集之單篇文章，計有日文250篇、中文72篇，分別編在所屬類別卷末，以「未結集」為名，冠以類別名稱，以發表（或寫作）時間排序。

八、編輯時，若需說明者，加編註或譯註說明之，俾與原書之「註」有所區別。

九、《全集》之編校以尊重原作為原則，關於校對之原則及編輯符號說明如下：

1. 原書用字如係明顯的誤植或個別錯字，則予以改正，不加說明；若明顯係日期、人名、職銜等引用上之錯誤，則加編註修正；具有時代性的字詞，則沿用不改。
2. 原文欠清楚時，以四方框□代替。
3. 原文中有××、○○符號等，則沿用之。
4. 原文中強調語句之處，在字下加黑圓點表示。
5. 譯註前後加中括弧〔〕；原註則以小括弧（）表示。

6. 註解採當頁註形式：編註的標號為*1 *2 *3等；原註解的標號為1、2、3等。
7. 文中凡有出版社的名稱，統一採全稱（略去股份有限公司等字樣）。

十、日文譯成中文的原則，舉例說明如下：

1. 專有名詞統一譯法
 - (1) 亞細亞→亞洲
 - (2) 日治時期→日據時期
 - (3) 蘭領時期→荷據時期
 - (4) 印度支那→中南半島
 - (5) 日清戰爭→甲午戰爭
2. 人名及地名的譯名以通用譯法為準；不確定者於人名後，加「音譯」二字。
3. 日文書名及篇名，皆譯成中文，依國內已出版之中文譯法為主，否則直譯；於各卷第一次出現時，以中括弧加註原文名稱，如係戴國輝論著則例外不加註。當頁註及參考書目中的人名、書名及出版單位以原文呈現。
4. 日本人名字不以括弧加註日文；外國人則不論知名或不知名，皆加註英文，如是全名，則其姓以縮寫表示。

翻譯說明

◎ 林彩美

嚴復大師於《天演論》譯者例言，開門見山，第一句就是譯事之難，信達雅。信、達、雅不用說已成為從事翻譯工作者的最高目標。

作者戴國輝在《全集》14頁129〈亞洲與日本〉中提到，大意為寫論文或專書要用心盡力讓文章有深度與文采。人文、社會科學須追求美學性、藝術性的境界，自然科學也要如此。可見他對寫作達到「雅」之境界的要求之高。

在《全集》中，日文譯成中文時，這些都是我們工作團隊的共識與努力目標。

首先請到優秀譯者群，委之翻譯。譯稿都經過反覆校對（五校以上）、查證、討論，並注意《全集》整體譯詞的統一（因語言隨著時間演變，不能避免些許例外）與文意邏輯理路。

自古以來，日本人輸入大量漢字，漢文化將之吸收運用。然而明治維新以後，在一意脫亞入歐，趕超西洋的風潮下，日本學者競相翻譯西學，其方法是借用久已存在日文裡的漢字與漢文成語，在翻譯西洋詞彙時，創出日本獨自、新的漢字詞彙。而這些